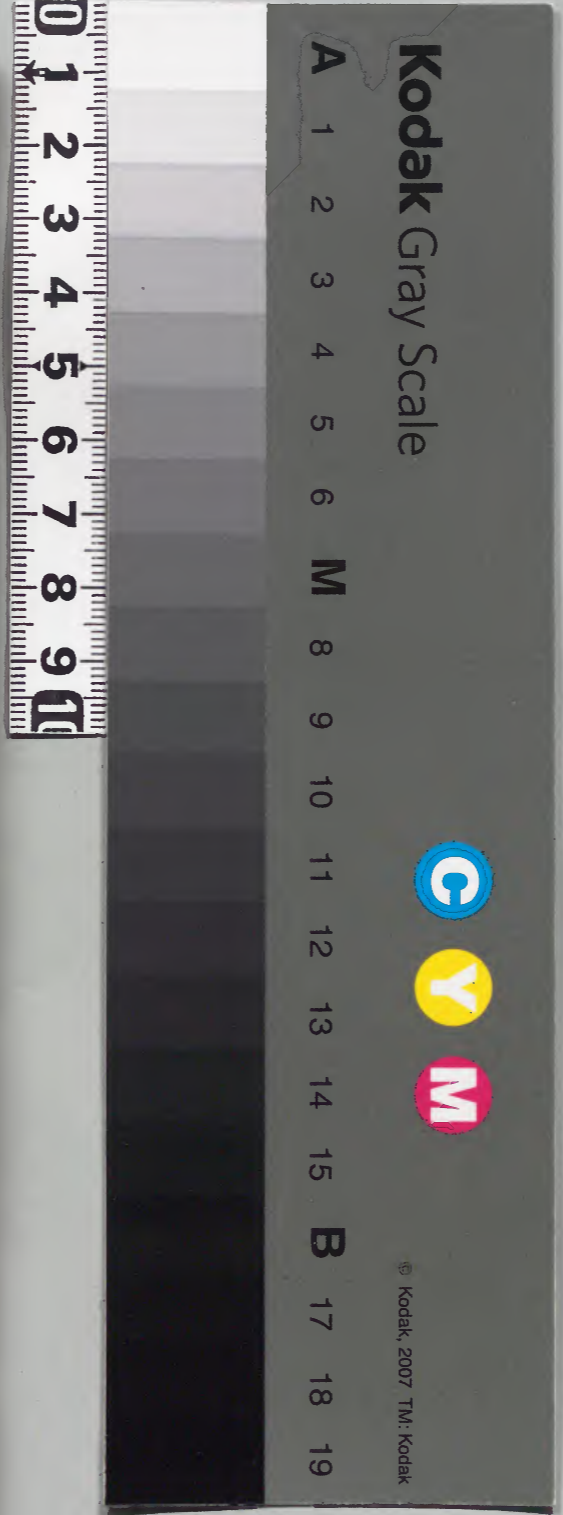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433 |
| 冊數 | 51 (36) |
| 函號 | 299 33 |

| | |
|-----|---|
| 漢書門 | |
| 八 | 三 |
| 七 | 三 |
| 五 | 一 |
| 一 | 九 |
| 冊 | 架 |
| 函 | 號 |

| | |
|------|---|
| 内閣文庫 | |
| 九 | 三 |
| 五 | 一 |
| 冊 | 架 |
| 函 | 號 |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一卷

學九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淺草文庫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
 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
 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
 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
 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
 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以射御象兮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信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等數之類嘗言劉葵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功覽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按宋鑑胡瑗為湖州教授四方之士屢集受業設為經義治道

聖人貴於立教

○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入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

等齊時學者方尚辭章而湖學獨以經義特務聞應曆中只太李守湖州取其法著為命劉彝善治水按宋鑑壽福州懷安人幼介時從胡瑗李善治水弟進士為胸山令恤孤寡平賦後折奸猾凡所以惠民無不至邑人紀其事且曰治範官終都水丞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三十卷

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終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 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

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三

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
上固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
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
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
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
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
信為先

廣平泐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
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
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
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
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
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

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
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
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
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
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
如陳希夷之於錢若水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
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
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
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

差人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
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
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
為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
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
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也

集

錢若水按朱鑑若水字浚成河南人十歲能屬文入華山

陳搏見之以為有仲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
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入也
及長舉進士為同州推官以善決疑獄名聞于朝
遂召用父之擢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以親老
求退罷為集賢院學士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

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
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
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
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

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
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
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
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

聖賢
教人之法

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摩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

三得
教國子

無妄意凌躡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俵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疆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

日可_レ見_レ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
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
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
其相頌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
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
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

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
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

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克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三物
教万
民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

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
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會于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
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
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
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
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

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
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
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
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
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
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
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
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

之問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
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
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
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
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
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
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
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

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
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
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踈望之勞
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
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
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
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
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

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問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淡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覽集

范純夫按宋鑑范祖禹字純夫華陽人鎮力從孫

本進士甲科為校書郎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書成薦除秘書正字後拜右諫議大夫上疏勸哲宗辨邪正甚懇切官至翰林學士嘗進帝孝人卷唐鑑十上下卷仁宗政典六卷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

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
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及求諸
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
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
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
雜慮今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
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
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
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

得些理其能幾何○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
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
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湏是四方上
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
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太原
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
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太小無不當
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
西邊湏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湏見得既見得下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十三

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
 又不曾著力濟得其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
 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
 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
 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
 箇不把當事其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
 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
 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
 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

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
 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
 今覺諸公都是進守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
 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太
 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
 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會點漆雕開兩處
 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會點底須子細看他
 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
 樂便信著他須是自具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

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
 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因回去討他自有下面
 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
 積慮潛心優柔斂歛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
 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
 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
 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
 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
 作是便了スレハ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

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
 等人今今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
 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
 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レ理會本領了
 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
 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
 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
 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
 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會顏望之無奈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十四

何他才質只做到這等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
 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
 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
 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
 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
 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
 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
 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
 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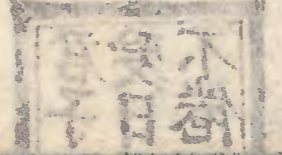
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
 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
 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集覽 許多骨董按一統志惠州

土人以此魚肉諸物之理中謂之骨董羹也

○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
 可入口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
 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
 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
 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懦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

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敢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



有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太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

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

集賈島李作詩只思推敲
覽兩字在駢上坐把手作

推敲勢按唐書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居無
本君法乾寺因遊京師騎馱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猶嫌間殆欲下推字又欲下敲字遂
於駢上以手作敲推之勢時京兆尹韋處厚出馬島
不意衝突至第三節左右推至尹前詰之島以實
對尹曰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之交因
教為文遂棄浮屠舉進士為長江薄
有詩各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遷司戶

君子愛日不倦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
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長起入學未及
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
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

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
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
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
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
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
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
而後已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
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
於惰遊而不知反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

先王之教所以為盛

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一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

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音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

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又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

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

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金
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聲稟然
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
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
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
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
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
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
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

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
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
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
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
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
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
賢師長亦無救援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
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
傳錄之而容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

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
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
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
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
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
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
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
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
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

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
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
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散敷五教即
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
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

孟子卷之十一
白鹿洞規

聖賢
教人
為學
之意

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
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
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
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
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

聖賢
教人
為學
之大
端

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
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
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
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楯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
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
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

聖賢大全卷五十一

為學之論

二十一

哉

覽集

百鹿洞規按一統志白鹿洞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二十里五老峯下唐李勃與兄涉俱隱於此洞中常養白鹿以自娛因名南唐昇元中洞建學始置田以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宋知江州周述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父之學廢朱熹因其遺刪後修之自為詩賦以記之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

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

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

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置二籍凡願入約者

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

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

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

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

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

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聚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

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

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
 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
 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
 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謂酒喧競博謂鬪訟謂賭博財物鬪謂鬪訟
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
 不巳若事干負累及為人所侵損而訴之者非
 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二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
長者恃強凌人者知三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
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造言誣毀誣人於惡或
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
妄說事端惑眾听者

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朝味馬名文書及六
 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持克者專務進取不
人寄託而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
有所欺者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
 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
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游謂
若不得已而暫伴還者非三曰遊戲怠惰無故
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
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
專業及家事不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
治門庭不潔者四曰臨事不
言及適言而不言者衣冠大華飾及
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恪

主事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日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象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

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

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

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

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下不滿十歲者曰幼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

少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曰幼者

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

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

各紙用幞頭襪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于皂

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

雨雪則尊長先使人喻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

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受謁不報歲

冬至具已各榜于長者歲首冬至具榜于報之

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各榜于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各紙同上凡尊者長

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凉衫道服背子可也

敵者燕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見亦然

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皆放此

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

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

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

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友幹事而有所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

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

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

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入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

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徒

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曰凡遇尊長

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生... 卷... 論

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此皆放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然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

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日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類則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然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命士大夫以上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

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

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

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

拜若少者以卜為客飲畢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

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

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

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

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預薦登弟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

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

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

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

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

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

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

旅拜教以下則不拜主人拜

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且助其凡百經營

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幪頭素襪衫素帶

白生紗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

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

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交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

用錢帛象議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

送之其數如慶禮及卒哭及小祥及大

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

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

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

親篤友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為然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

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

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

甚則親往多率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

人救且弔之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四曰

出募賞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六曰誣枉有

區處稽其出入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

婚姻貧者協力齊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

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人誣其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
 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
 所者衆共之七日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
 以財濟之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
 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
 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
 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
 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
 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

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
 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
 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
 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有故則前期二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
 若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
 筴錢具食飯丁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別擇寬閑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
 長者跪而答其

半稍長者俟其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

俯伏而答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

直月同約之家子弟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

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

率錢畧設點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

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北上約正與齒最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

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揖分東西向立如門

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

餘人升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

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北上長

者西向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

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

者東向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

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

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

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

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

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

禮者拜於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南向西上餘人以齒

為序東西相向以其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

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

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

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

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

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

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性邪

僻恃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

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求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模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箇
 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
 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
 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
 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

弱度量淺狹規模偏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
 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
 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
 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
 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
 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
 惜其為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問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

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曾齊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

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便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會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存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懲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由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

生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
實驗而又無他由之弊也○美惡消長善少惡多
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
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
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
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
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一卷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二卷

學十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
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
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
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
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

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
 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
 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
 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
 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
 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覽集

第五倫視其子之疾字凡

倫字伯魚長陵人嶺直無私京兆尹閻與召為主
 簿署督錢祿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
 光武詔書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章帝時擢為
 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遺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奉心不能忘而亦
 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看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太事人有璞玉於
 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
 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

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

古人忠厚之道

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伴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繞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吐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木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吐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

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安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
 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
 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
 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
 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
 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下箇含蓄
 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
 交乃此意否曰是也集賢子思亦嘗出妻家語後序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
 亦出妻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對如也
圖漢書鮑末孝養後母其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

去其妻黎蒸不熟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
 不衰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入曰非七出也參
 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乎交紀不出惡聲樂毅曰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
 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
 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
 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
 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
 知所繫甚重可忽哉一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

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
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
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
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大夫以上至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
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
為臣必忠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
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

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
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听於無聲未嘗頃刻離
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
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
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ニ文王刑テ于寡妻ニ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ニ自妻子始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

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志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

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

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集覽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余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

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
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
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
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
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
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
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
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
故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

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
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
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
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
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
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
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
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
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

聖人
修道
立教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
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
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
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
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
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
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
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
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

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
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
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
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
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在其重有如此也且
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
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
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
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

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
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
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
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
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
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
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

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
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
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
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
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序序之教尤詳
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
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
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
哉

人道之大端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不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

朋友所以紀綱人倫

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也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醜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乱相尋只

入會

是不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太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

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集覽

堯典篇虞舜父頑母嚚象傲注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身嘗驕慢不恭為傲是也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

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又奚飛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木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於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恃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

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論師友兼○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士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

世說新語卷五十一

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有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巳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

成已之功與君並

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多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
為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
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
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
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
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
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
可矣○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

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
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
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
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由與人為善
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
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

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注聖人全卷五十二

過矣

集 侯無可按宋鑑侯可字無可侗陰人少侗

覽 儻有氣節篤志於孝知巴州化成縣再調

華原主簿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所至皆有政績尤輕財樂義急人之急夏閔中稱其賢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

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

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

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

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

夏之日進也

期子
夏日
進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

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

不足以勝其在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

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

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

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

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集 李翱按唐鑑翱趙郡人父

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性峭鯁嘗面斥宰相

李逢吉之過出為廬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卒蓋

文張籍按唐鑑籍烏江人善古詩及書翰行草率

進士歷水部員外郎官至國子司業籍性循直不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十六

容物是時韓愈必文衡輕重天下士而藉為愈客且薦于朝自是名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游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

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

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

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

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

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一統志汝州各屬開封府據宋鑑程顥於熙寧間罷邑以親者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監稅故朱公

揆來見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

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

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啗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

建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

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

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

天下有三本

性理大全卷五十二

儒者
可以
理天

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閉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
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
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
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大率今人
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磨
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

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天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

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
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
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
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
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學者必嚴其師

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二夜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

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

性理大全卷五十二 為學要略

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
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
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
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
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
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
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

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
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
亦謂論學不知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
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已
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
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
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知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
方量親書冊就事物皆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論學 十一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
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予然獨立而無與
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
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
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洽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
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甲冑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

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天義既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曾齊許氏曰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

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
 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
 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
 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
 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
 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
 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
 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大全五十二卷終

下

